

# 钓鱼与钓鱼人

吴厚炎

1956年初中毕业时,一刘姓同学邀我去他姐姐的单位玩,说那里有河,可以钓鱼。我们平时不大在一起。也许他听说我会钓鱼,而他正学钓,就邀约我吧。

从太慈桥边小路插进去,两旁山岭耸峙,陡觉天地变窄。不远处清流蜿蜒。岸边,风逐柳影,波皱草间。路上不见行人。两岸有平房数间错落,白墙黑瓦。黄色衣裳隐现其间。四周静寂。我就问:“这里是保密单位?”他裂嘴眯眼:就是这里,叫小车河。原来是南明河的上游。几十年过去,如今,这里已是贵阳的湿地公园,游人如织了……

从学校走到这里,已近中午。饭后,他拿出钓杆。我说:“就一根?你先来。”他说:“还是你先钓。”拿杆在手,发现梢尖已断,线比杆短,坠子太重,钩过大。感觉拿的是“牛棒”,只好调整,将就。钓了四五尾之后,他说:“我来试一下。”他伸手一丢,钩线挂在左前方垂下的柳丝上。幸好一扯,落进水里。我就示范:“看,要用腕力,顺势悠过去。不能用手臂去摔。”谁知他一“悠”,风一吹,钩线又上了树。这回用大竹杆搅了半天才弄下来。他说:“干脆换个没有树的地方。”我说:“这里多好,阴凉,又藏鱼。”并说:“你再试一下。”他不钓了,说是去烧开水。晚饭前,已钓了十多尾。吃饭时,他姐来了,是啥模样,一点印象都没有。我已十六岁,害怕正面瞧姑娘了?但记得那一大钵鱼,有蕃茄、辣椒,不像烩,也不像煮汤,没有炸过,细刺难剔。

这年秋天,五中已办高中,我是首批学生。刘同学则不知去向,跟他姐姐走了?所以,小车河虽然好钓鱼,已不好意思进去。再说,假如那里真是保密单位,我能说得清楚?暑期想钓,就在太慈桥边吧。上游有鱼,下游就没有?

这太慈桥,贵阳人讹传为“太子桥”。说是明惠帝允炆的叔叔朱棣夺权后,惠帝落难贵州,为方便山民他修了这座桥,百姓称之为“太子桥”。如今有网络与书籍认为:允炆帝自身难保,如何能修桥?其实,这桥是朱棣称帝之后百年才建,同朱允炆的出逃无关。其所以讹传,大抵是同情落难的皇帝而不满朱棣的“犯上作乱”,“慈”与“子”音相近,贵阳话讲起来,几乎听不出差别。而始作俑者,可能就是移民贵州的军人或家属,这当中,难免没有其离乡背井之怨。至于土生土长的贵阳人,大约还来不及有这份情愫吧。

建在小车河上的太慈桥,左面开阔处,轻波闪闪,树荫如廊,过桥后还须找钓点。而眼前近桥基一段,陡岩入水,不过四、五米左右的河面,水深碧绿,也许就是“鱼道”。光手杆怕不行,还须备一车杆。我就在六洞桥一吴姓鱼具店买了一根塑料轮盘的杆子,虽有些笨重,但结实。家仍住大狮子山脚,离钓点不过五华里左右。用的钓饵是土蚯蚓。要红色的才好,那要在牛粪堆里去找。那时还没有“大二二号”,那是舶来品,几十年后才有国人饲养。

那时贵阳人在这种水域,不用漂,叫做打“闷杆”,鱼讯看的是梢尖或鱼线。两个多小时,就在我说的“鱼道”,用手杆钓得三尾黄腊丁。颜色如其名,但偏黑,同今天在兴义见到的明黄色带绿完全不同。那种感觉,就

像天天看到的蒙古利亚种,突然碰上欧罗巴种一样。正在埋怨车杆无动静,突见它一大弯腰,忙抬杆,拔不动,又像挂着什么,有韧性。陆地,杆子弹向半空,手感特轻,一看,钓线齐刷刷被切断。那时不兴用“子线”,钩和大坠直接安在主线上,现在全换了。碰上什么鱼呢?我曾在下游窄口滩,见有人用车杆顺水飘菜心或青苔钓青鱼,所获不过半斤大小。当然,大的可长到一百多斤。南明河还容不下这等大物。青鱼是长江水系鱼种,兴义是因为万峰湖的引进,才始见它的尊容。这鱼肉质细嫩,打片入烩或涮均可。但若不谱烹调,可能变成一锅浆糊。能与之媲美且无其娇气的要算珠江八珍之一的盘江“猪嘴鱼”,为珠江水系的特产。“文革”中,有人在湾塘河边卖,有一老妇人翻看后,对他儿子说:“这鱼无鳞,不正派。”没有掏钱。这鱼其实有鳞,不过太细。如今,钱再多,也难见它了。处于食物链塔尖上的“人”,较之于生物野性,自然最文明,也最正派,因而也是“顶级杀手”,能“杀”我钓线的青鱼当然有,但须大,但看当时那鱼的“吃相”,又不像是青鱼,那么,可能就是团鱼。若干年后,好友曾克军讲了对付团鱼的办法:取火柴棍粗细的铁丝或铜丝之类,弯成两分硬币大小的环,使之人线滑向水中,当鱼的头部感觉有异物不舒服时,就会用紧贴岩壁的两只前脚去扒抓,这下一失重心,自然就易被拉上来。这老曾从不钓鱼,居然知道如何对付团鱼。若千年后,好友曾克军讲了对付团鱼的办法:取火柴棍粗细的铁丝或铜丝之类,弯成两分硬币大小的环,使之人线滑向水中,当鱼的头部感觉有异物不舒服时,就会用紧贴岩壁的两只前脚去扒抓,这下一失重心,自然就易被拉上来。这老曾从不钓鱼,居然知道如何对付团鱼。若干年后,好友曾克军讲了对付团鱼的办法:取火柴棍粗细的铁丝或铜丝之类,弯成两分硬币大小的环,使之人线滑向水中,当鱼的头部感觉有异物不舒服时,就会用紧贴岩壁的两只前脚去扒抓,这下一失重心,自然就易被拉上来。这老曾从不钓鱼,居然知道如何对付团鱼。

那时人园要买门票,四分钱。门票纸质菲薄,拇指大小。就是中学生一天五分之一的饭钱。读市西小学时,我曾考全班第二名,父亲奖励500元(旧币),也就

是五分钱,可买三两猪肉。为了节约,不走正门。因为顺路,就从公园右侧,当年财经学院大门左侧(如今贵惠公路)的马路过去。见行人少时,突然窜上左边的山坡。坡有些陡,树林密茂,铁丝网就钉在树干上,比人高。大约沿公园围了大半圈(因有一面是河)。网内无动静,立马攀树翻过去。上坡、下坡、河边,游泳。之后,回身上若干级石阶至顶,到一宽敞的阅览室看连环画。至于看了些什么内容,没有印象。因系消遣,不是学习。这阅览室可能就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建园时的礼堂,叫“河滨堂”。爬了几次铁丝网,就有经验,只要不刺破手,不挂在网上就行。也不担心机关枪之类的扫射,如电影演的那样。就因为大意,差些被捉。那天下午,刚到网顶,正要跳,左边草丛中忽钻出一五十来岁的汉子,离我五六公尺,见下巴长许多胡子,便纵身往前跳,落地后,连腿带手拼命往草坡上爬。他一边追一边喊:“捉倒(到),捉倒(到)。”上坡顶后,我边脱衣服边往河边跑,到了“工字型”跳台,将衣服丢在台上就跳下河。在河中,张望着,看是否追来。这急中生智,也许很笨,假如道的人设法悄悄将衣服抱走了呢?幸好他没看准我,我也没看清他。

这“工字型”跳台用木板搭建,离水面约两尺多,涨大水时就会淹上木板。这时,我会从上游的“四架车”(水车)顺流而下,至跳台时,往左一翻身就到了台上,很好玩。这跳台的对面叫“杨柳湾”,水深恐怕有四五米,常有人站在断了的柳树桩上作“飞燕式”入水。我不敢去对岸,虽然不过五十公尺宽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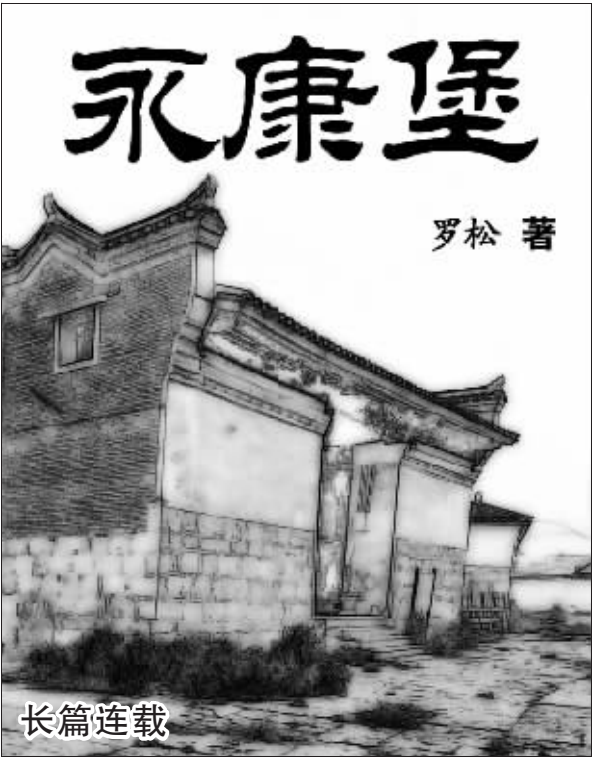
1959年夏天,我高考完毕,二哥厚玉约我去河滨公园游泳,我仍然不敢去“杨柳湾”。他说:“不怕,有我。”结果,我游了廿五个来回,才知道自己能游这么远。当然,也呛了五口水,那是工字型浅水区,初学游泳的人胡乱掀浪后的赠与。

## 南明河边系列之五

<p>钓者想方设法 设计钓竿 测试钓线 选择水域 甚至 在诱饵方面做文章 根据鱼的品种 用饵</p>	<p>垂钓 锤炼了钓者的耐性 原本 大鱼有大海的梦想 小鱼也有自己的天空 活得自由自在的 明知道那晃动的诱饵 潜藏着危险 就是经不住 那致命的诱惑 最终 成为任人摆布的鱼 断送了自己的一切</p>
<p>阳光朗照 在波光粼粼的水面 钓者 贪婪地 全神贯注地 盯着水面的浮漂 起伏间 线拉紧</p>	<p>胡傅铭</p> <p>一尾鱼又一尾鱼 被拉上岸</p>

## 钓者与鱼

胡傅铭



# 永康堡

罗松 著

长篇连载

“以后少喝一点酒,特别是一个人在外面的时候。”听完四浪的话,羞月字斟句酌说道:“吕云亭送你们回去,证明他人不错。其实,他确实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不过,一码事归一码事,不能因为他是一个好人,我就必须嫁给他。”

四浪这回更不知道怎么接下羞月的话,干脆什么也不说了,盯着羞月,等着她的下文。

羞月脸上升起一朵红霞,半晌才低下头去,轻轻说道:“昨天,我跟三浪哥说了,如果这辈子我要嫁人,只能是嫁给你四浪,当你四浪的婆娘。”

四浪心头一震,各种感觉搅和起来,半天才回答道:“娶你?太夫人、三太爷……?”

羞月伸左手猛地抓住四浪的右手,又将自己的右手握上去。四浪右手抖得一抖,却又吓得没敢抽出手来。

“四浪,如果他们要是真的不同意,你就带着我走,好吗?”羞月激动说道。

四浪想起韦抱学等一众寨中老小,又想起自己去得最远的地方,就是跟着二耶驰援过的邻县贞丰、册亨等沿江的布依寨,却能够往哪里跑?再看看看面前娇柔的羞月,叹口气回答:“不行……”

羞月有些失望,放开四浪的手:“我还以为,四浪真是一条汉子……”

看着羞月委屈的样子,四浪连忙说出他早就想过无数遍的心事:“羞月,我娶你,一定堂堂正正。如果立功又多又大,或许……”

“四浪,如果你真是这样想,不管多久,我等!”

街心场坝的厘卡秤房外,排队的乡民骚动起来,纷纷向秤房围去,一会儿,其他赶场的人也往那边聚拢。虽然听不到声音,但那一种纷乱,将嘈杂传进眼中。牛场坡顶的许多人,急急下山,希望能够赶上了一场热闹。

四浪首先发现了秤房的异常,羞月也在他眼里看了出来。两人站起身,往前走了数步,也看不清到底出了什么事。

众人离开牛场坡,坡上宁静下来,羞月将身体靠在了四浪的胸前。

街心场坝厘卡秤房内,正在上演一场全武行。怒气冲冲的三浪和韦抱学等布依人,将秤房内一众司事、巡丁打得人仰马翻。三浪脚踏靠背椅,左手抓着司事的衣领,右拳高高举起。他已打了两拳,司事的左脸,一大片紫红。

“鬼扯!”一声大喝,不用说,很多人知道刘显潜到了。只见他略前于刘显世,大踏步走进秤房,“三浪,把人放开!”

三浪将左手一甩,司事抗不过,右肩撞上八仙桌腿,“哎哟”叫了一声,室内的一张八仙桌被撞出老远,桌上的帐本“啪”地掉落在地。

“你们,你们,简直是……”见到秤房中躺了七八个皮泡脸肿的办事人员,刘显世不由火起,忘记了笑,对着布依人开声,准备斥责。

刘显潜把眼色一使,将刘显世的话生生掐断。见三浪放了手,他语气缓了下来:“三浪,鬼扯怎样?”

原来,韦抱学等挑着蓝靛、桐子进城寻找买家,前往厘卡秤房过秤——这是县府定的规矩。只有过了秤,取得厘卡凭条,各地客商才敢放心购买你的山货或是其他物品。以前的黄草坝集市,买卖货物随意自由,买卖双方为了利益经常在货物质量、斤两上计较,甚至发生矛盾争执。一任聪明知县设了厘卡秤房,要求乡民进城售货,必须经秤房过秤,然后由厘卡填好凭条,条上包括货物品质、数量、重量等等内容。买家如果看上货物愿意购买,必须根据凭条内容付清货款,如若没有凭条,所购货物一旦被官府查实,就有可能没收,买主也有被追究扰乱市场的责任。

名誉上,秤房是为买卖公平,减少市场纷争,维护正常市场秩序设置,实际上每称一物,均要收取费用,大概为货物所值银钱的十分之一,货物不同,略有高低。一般来说,为了多收费用,货物斤两在秤房过秤时,总要旺些;但如果买家看好某些货物,事前买通厘卡委员或是负责称秤的司事,那又是另一回事了。秤,在县衙秤房并不公平。

乡民挑货上场交易,事前总要在家里称过一遍,韦

抱学他们进城也不例外。今天称他们的货物前,也有几个人为货物斤两跟秤房司事计较,但被秤房司事连唬带吼应付过去。到了韦抱学一众布依人,却是蹑蹑得紧。先是韦抱学一位堂侄,一担桐子少了近二十斤,之后韦国鼎的货物也少了二十七八斤。他们不服,与称货物的司事争执起来。厘卡司事冷笑一声,叫出七八名巡丁,说是韦国鼎扰乱市场,上来就要拿人。

三浪与翠叶正好迎要到街心场坝,也围拢过来看热闹,见是二耶等人被欺侮,哪里忍得住,跨进秤房举拳就打。韦抱学等本就人多,秤房司事本想仗着身份将这群布依人压下去,不料冲进一个火爆汉子,局势一时大乱。

刘显潜听完韦抱学叙述,对秤房司事冷冷问道:“事情可是这样?”

“他,他简直胡说八道!明明是恃众生事,扰乱市场,却在这里恶人先告状。管带大人,求你老给小的们作主!”秤房司事捧着半边脸,心里想着厘卡委员刘昆吾怎么还不出来?这刘显潜,可是他家长辈啊。

“好啊。”刘显潜在八仙桌边的靠背椅上坐定,对跟随而来的团勇说道:“你们去借两三杆大秤来,把已经填了凭条的这两担货物复一下秤。记得告诉秤的主人,说是我刘显潜要称东西,如果他们的秤鬼扯,自己看着办吧!”

两名团勇领命而去,秤房司事头上豆大的汗珠冒了出来。刘显潜与刘显世平时待人甚是和气,对自己手下兄弟很是看重,平时重话没有一句。因此三浪并不知晓,刘显潜处理起正事来,钉是钉,铆是铆,县城小吏,没有不怕他的。

秤房司事不时拿眼睛往内间房门看去,刘显潜看在眼里,也不点破。秤房越来越不像话,这个他早有耳闻。

厘卡历来是县府财政来源之一,刘氏家族为朝廷镇守一方,军需庞大,管理厘卡之厘金局一直被刘氏牢牢掌控,县衙竟无法染指。刘氏家族人黔始祖刘泰和,二世祖刘文秀均为商农持家,讲究名声信誉,俨然已成家规。刘官礼,刘显潜深知,公平交易,厘税才能稳定,厘卡要的是细水长流,而不是临时暴利,更别说利益被别人刮进腰包。

自从刘昆吾任这厘卡委员,各地行商想尽办法笼络刘昆吾、县太爷公子算盘珠、县府文案汪朝忠一伙,对乡民货物压质压量,行“以最少成本,得最大利益”之奸商惯仗,弄得兴义各乡乡民抱怨,厘卡收入大受影响。厘卡之事本来由胞兄刘显慎负责,刘显潜平时忙于军务,难于顾及。今日恰逢场天,刘显潜与刘显世一早送走出国留学的刘显治,偷得点空闲,带了几名团勇到处转转。既然碰上上,而且事涉爱将三浪,他决定管上一管,给刘昆吾等提个醒。

很快,三杆大秤拿到秤房,团勇准备复称货物。秤房司事知道刘昆吾、汪朝忠得罪不起,面前这位管带老

爷更惹不得。现在刘显潜来真格的,他急忙连滚带爬扑到刘显潜脚下,求起饶来:“管带大人息怒,小的也是迫不得已,并不是有意刁难众位布依大哥。”

“说,不要给我鬼扯?”刘显潜唬着脸问。“刘委员,朱文案,你们俩就出来吧……”秤房司事向通往里间的房门喊道。

木门开处,刘昆吾、汪朝忠哆哆嗦嗦走了出来。跨门槛时,汪朝忠差点被门槛绊倒;刘昆吾脸色刷白,开口叫道:“显潜堂伯、显世堂叔……”

“鬼扯!这里没有亲戚。”刘显潜打断刘昆吾的话,口气冷如冰铁,“身为厘卡委员,应该秉公行事,为城乡民众计。今日这事,真是鬼扯。”

“这,这……”刘昆吾无言以对,只得看向汪朝忠。

汪朝忠向后缩了半步,刘显潜冷哼一声:“没想到,这秤房居然还有你来鬼扯!你爹汪德文,在永康堡数十年,每一笔收入,每一笔用度,哪怕半两三钱,从来不鬼扯,不贪分毫。不想你好好文案不做,却来插手厘卡之事!你自己说,该不该打?”

刘昆吾、汪朝忠一起讨饶,刘显潜、刘显世不为所动。刘显潜下令,团勇将两人架下秤房台基,当街各打二十大板。待团勇将两人打过,刘显潜冷着脸对秤房司事及一众巡丁说道:“姑念你等作不得主,跟从而已,饶过一回。下次如再鬼扯,二十大板岂可了事?”

秤房司事及一众巡丁连连称是,刘显潜走出秤房,站在台基上,对场坝众人说道:“各位乡邻,厘卡公秤,以‘公’为重,今后如有异义,尽管到厘金局讲清楚。还有,我晓得在场诸位,多有各处老板,今后前来黄草坝收货,还望不要鬼扯,好自为之。”

场坝中一片议论,一片叫好。四浪与羞月从牛场坡上下来,赶到街心场坝,听了众人议论,待刘显潜把话讲完,羞月迎向前去叫了声爹。刘显潜老远就看到羞月与四浪并肩而来,联想到之前的件件往事,再想到羞月最近一段时间的种种表现,虽然不常在永康堡家里,但女儿的心事,他倒比别人多看几分苗头来。

刘显潜向来孝顺,自己还在襁褓之中,父亲刘官箴就被仇家设“全羊宴”害于捧牢,母亲石太夫人自此守寡。虽说盘江八属家业富足者,无出自己刘氏,过日子不成问题,但母亲四十余年孤寡之苦,何以回报?吕云亭祖父,正是父亲刘官箴麾下爱将兼能够谈心之老友,羞月许给吕家,也算太夫人此世最想见到的喜事。再说,太夫人对布依人,与许多汉人富人一样,成见极深。可这会儿,半路上偏偏杀出四个浪来!

刘显潜自问,包括自家子侄,除了王伯群弟兄少数几人外,能够及得上四浪兄弟的可说凤毛麟角;如果单以为为武功,则整个兴义甚至盘江八属,四浪兄弟,定属一二。

刘显潜觉得,现在有必要思虑如何让羞月顺利嫁到吕家,不要生出什么事端来。

## 美丽的故乡

简廷富

久别归来
奔走在故乡
熟悉而又陌生的路上
心潮澎湃 热泪盈眶
曾经的山路弯弯
小山羊肠
连同升起缕缕炊烟的瓦房
还有夜幕下那昏暗的油灯
都早已消逝殆尽
看不到从前的寂寥与沧桑
展现在眼前的柏油路
宽敞明亮
车水马龙
直达故乡的小村庄
一盏盏耀眼的明灯
一座座拔地而起的小洋房
还有父老乡亲们那一张张
灿烂的笑靥
都足够证明故乡
经岁月洗礼后改变了模样

惊喜之余
我在心里点亮了一盏
多彩而浪漫的许愿灯
祝福我爱的父老乡亲
一生幸福 一世安康
更盼望许愿灯能带着我
那千年不变的承诺和愿望
跨越星空下的大江南北
让我的祖国 我的故乡
在璀璨而富足中万寿无疆